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六至九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陳昌圖

臣

陳昌圖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壬子延州界碩爾族巡檢殿直  
李文真與蕃兵轉戰斬濟裕勒太保首級命遷一資仍賜  
錦袍銀帶

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之仍加刑部尚

書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仍領昭武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曹瑑領武寧軍節度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為都指揮使領靜江軍節度殿前都虞候蔚昭敏為馬軍副都指揮使領鄜州觀察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此尤不可上曰然則奈何旦曰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

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從其言故諸帥皆遞遷軍

果無他上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實錄云丁謂加

刑部尚書張昞為南宣徽副樞密加檢保換昭武節度使曹瑋加檢尉換武寧節度使皆獎修內之勞若獎修內之勞則如丁謂曹瑋加官從節可矣擢升兩府與丁曹異此必有他故今取遺事錄所載附益之當考又按會要云曹彬以平江南功為樞使不能旌鉞十九月而罷及張昞為樞副亦依舊領旌鉞

已未上詣會靈觀焚香命有司定朝拜之禮著為式

此據

會要

辛酉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會稽錄詔獎之仍付

秘閣特前為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  
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  
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  
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絲綿鞋草二千二百八十  
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  
八百萬二千

癸亥發內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

先是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而嫡母在

禮官按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荅曰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又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荅曰為慈母且猶三年況所親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南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即令震解官震時校冊府元龜樞密

使王欽若總其事言震嫡母在當免持服事下禮儀院  
奏云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為名自今顯官有  
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第遣釐職甲子詔震依舊赴宣  
徽院校冊府元龜蓋從宜之制也

乙丑總嚙爾嘉勒斯齊克遵等遣使貢謝恩馬五百八十二  
匹復賜以器幣緡錢總萬二千計初輔臣參議答賜咸  
曰堦克遵貪狡不識事機往因寇準輕信賜與過厚致其  
增氣今當約所貢直以給之或求華靡之物止可賜金



塗銀器上曰來使自云埒克遵不法或不如所望曰必見殺此不足聽疑有教導之者曹利用曰埒克遵所為不法甚多皆可詰責以抑僥求上曰或言以敵寇攻敵寇朝廷之利也向敏中曰趙德明今方納款何用嘉勒斯賚加兵況未能平設能平之其勢益大又須存撫之也王旦曰頃覩奏章稱立文法統衆三十萬朝廷亦疑其所為故遣使深入察之及楊承吉還其趣向惟貪財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又無遠慮何由成功或假以恩寵則

小小種落必遭凌脅若知朝廷不加信用則當自相殘戮矣上然之

已巳令樞密院每季上軍馬總數省月奏之煩也興州團練使德文言子侍禁承顯赴起居請依贈河州觀察使德鈞子承裕例班在贈鄂州觀察使惟忠子從恪之上從恪於承顯雖姪行而拜職在前遂詔宗正寺定宗室班圖以聞宗正言按公式令朝參行立職事同者先爵爵又同者先齒今請宗子官同而兄叔次第姪者

並虛一位而立德文又言爵同先齒當叙尊卑為之等  
列上曰朝廷班制以授官先後為次不可易也德文少  
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辭上以其刻勵如諸  
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由是宮中悉稱之蓋德  
文秦悼王第八子其兄三人蚤卒德文於次為第五也  
上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上每賜詩輒令  
屬和嘗有店疾更數醫未效或曰有善治者在江南上  
為驛召醫至曰藥用生牛乳詔有司日給一器疾已為

賞醫者以官又嘗因疾獻詩十三篇上悉為和之數言  
願得名士為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惟忠魏  
懿王德昭第四子也

庚午詔傳法院以太宗妙覺集為妙覺秘詮御製法音  
集為法音指要募印頒行從兵部侍郎趙安仁之請也  
度支員外郎知河中府勾克儉妻悍戾與豪家往還因  
緣納賄克儉不能禁卒未降克儉知寧州

壬申雨雪放朝以工部郎中張士遜為戶部郎中直

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如故並充壽春郡王友賜襲衣犀帶緡錢又賜遵度金紫作詩寵之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官士遜時為河北轉運使以其平雅和謹歷外任著治聲澹於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踰十年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搢紳推其長者即召士遜赴闕而並命焉初宰相將用士遜等為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

拜示賓禮之意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

為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

歐陽修以此事為責諭德二年八月始建東宮

崔遵度魯宗道實為諭德時王旦已死矣今止從遺事錄

發內藏錢二十萬貫令

三司預市紬絹以濟京東西路之乏時青齊間絹直八

百紬六百官給絹直一千紬八百民極以為便自是紬

絹之直日增後數歲遂皆倍於昔時云

此據王皞百一編云祥符八年

禁庭火左藏庫內藏庫皆然來年降旨州郡預支紬絹之直民間每歲蠶績既登青齊間絹直八百文紬又減二時官中支錢一千紬八百文自茲紬絹價日增數歲後皆倍于昔也又國老閑談云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

帑災嫌帛幾罄時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表三上而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條訴于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致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今不取

乙亥詔京朝幕職州縣官求致仕者令審官院吏部銓檢勘歷任具有無賊以聞

是月詔三司多于遠年帳案內搜尋名件直行指揮下諸州府根逐磨勘年月深遠案籍不全勾追照驗頗成煩擾自今不得復然違者仰逐州府將所下文字實封進納如州府自敢輒便行遣即委轉運提點刑獄司覺

察聞奏補樞密院守闕主事馬崇素為西頭供奉官  
閤門祇候書令史馬崇至為左班殿直馬崇慶為右班  
殿直貼房馬用和為借職從樞密副使張旻陳乞崇素  
等皆是妻族也

二月丁丑朔以左驍衛將軍致仕趙懷忠為文思副使  
懷忠太平興國初為黃門嘗從太宗出征得執蓋奔走  
左右太宗憐之前以疾致仕至是疾愈故有是命詔  
在京勾當庫務臣僚有以公事上殿取旨者並與同官



參議平允具體例以聞違者坐之初監官上殿多以獨

見奏稟進止而所陳非當故命條約

會要二月一日事

戊寅以度支員外郎權知宗正寺事趙世長知孟州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廓權宗正承事初本寺言陵廟行禮闕官令文宗正卿一員少卿丞各二員主簿一員時止趙安仁兼卿世長知寺事上因謂王旦等曰安仁嘗參宰府與世長列銜非便旦曰請自今命京官兼主簿郎中已下兼少卿丞郎已上兼卿以為永式然世長知寺

數年忽降兼丞亦似無謂王嗣宗嘗言世長父用成坐  
賊棄市不當使之司宗望授外郡別擇官以備宗職上  
從之仍詔月給宗正寺公用錢五十千

庚辰上謂輔臣曰提舉諸司庫務藍繼宗言權貨務去  
年茶引錢一百五十萬緡比新額殆虧十萬緡丁謂曰  
比邇年及新額雖少比未改法則利且倍矣自大中祥  
符已後歲及二百萬緡六年至三百萬緡七年又增九  
十萬緡故八年止有此數然以今年正月比去年已贏

三十萬緡由是校之改法非不便也翌日中書復以三  
司歲校茶利數聞上曰從初歲利幾何至於前代與今  
孰多王旦等曰元和國計茶稅歲不過四十萬緡朝廷  
自克復江浙總山場榷務共獲錢四百餘萬緡太平興  
國初並實錢也自後西北急於軍糧入中之際添估加  
耗入粟之地與出茶之區不相應會以是實直盡為虛  
錢舊法弊極難於行用故須改法今若守而不變則三  
百萬緡歲利可以不失

本志以王旦對上語  
並出丁謂今從實錄

壬午徙知河南府冠準判永興軍知永興軍李迪為陝西都轉運使

癸未詔御史臺推直官自今以二年為滿不舉職者換他官依資外任時殿中侍御史金陵李餗援高弁俞獻卿例求補外郡中書言弁固庸人無它能然在職將二歲以親老求歸侍特命知淄州獻卿累更任使得知潁州餗才通判一任入臺始周歲與弁輩不侔初詔以三年為限若限其半特繫宸旨因降是詔 詔廣南綱運

悉令官健送至閤自今至虔州代之

乙酉上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  
璟真名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為至當而過信國忠林  
甫誠可惜也王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其言似忠人  
主難辨而外人罕敢極言以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  
陷人人君若能察陷人而自進者十可見其七八唐室  
顛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浸厚也上曰陸  
贄言德宗英睿有獨御寰中之志且天下至大人君何

由獨治也

丙戌知秦州曹瑋言州民多訟田者及追取契要皆云  
亡失若召集鄰保頗為煩擾蓋買地之初未嘗稅契改  
戶以是牒訴繁委臣即移告屬縣舊無契者限兩月詣  
官首露輸稅印券凡得新戶一千六百二稅錢四千二  
百三十貫訟訴頓息慮諸路亦多此類望徧行條約從  
之

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詔

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趙安仁晁迥陳彭年賈竦崔度並進秩賜物有差王欽若陳堯叟楊億嘗預修史亦賜之

己丑修國史院言兩朝實錄事有未備望降赴本院增修從之

辛卯以陝西民飢發廩粟賑之

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

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獎監修內臣賜工卒緡錢

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為皇子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為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為壽春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庶事由禮使王親近僚友

丙申以後宮崇陽縣君李氏為才人

丁酉上封者言延州蕃部闕食正當農時望發鄴州廩米貸借從之已而轉運使言延州見貯軍糧二十七萬



請出五千石賑給俟豐熟歛以還官詔可

戊戌中書門下請自今休假並放朝日兼乞後殿不坐  
凡再表固請詔自今上巳端午重陽二社及大雨雪放  
朝更不視事自餘如舊其事須奏稟者即時請對又請  
旬休日不御便殿視事從之

壬寅詔揚州公費錢每歲加給二十萬從知州薛映之  
請也

癸卯召近臣於翔鸞閣觀太宗御書及御製聖文神筆

頌玉宸殿記等上作詩命從臣和又幸流杯殿泛觴登  
象瀛山翠芳亭宴玉宸殿殿在苑中密邇宮禁上優寵  
宰輔每大禮慶成從容一召至焉後兩制皆預特恩也  
甲辰修景靈宮使丁謂請選軍士三百隸兗州景靈宮  
太極觀給掃除之後詔可 詔明州自今有新羅舟飄  
至岸者據口給糧倍加存撫俟風順遣還

三月乙巳朔詔自今旬假更不視事遇合覆奏公事即

詣便殿請對

會要三月一日詔

秦州蕃郡尚揚丹者嘉勒斯賚之舅也斯賚使與熟戶卦  
斯敦謀立文法於哩旺族謂斯敦曰文法成可以侵漢  
邊復蕃部舊地曹瑋知之厚結斯敦嘗解寶帶予焉斯  
敦感激求自效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得吾首猶可斷  
以獻瑋察其誠謂曰我知尚揚丹時至汝帳下能為吾  
取尚揚丹乎斯敦愕然曰諾後十餘日果斬其首以至  
丙午瑋請加爵命上深嘉瑋功欲顯賞斯敦又慮嘉勒斯  
賚以瑋潛遣人害其親族為言或致紛擾賜瑋詔令詳

度之瑋方議築南市城奏斯敦獻地宜賞乃授斯敦順  
州刺史南市本曰南使蕃語訛謂之南市西南距州百  
五十里東北距籠竿城八十里秦渭相接扼西戎要處  
也瑋請用秦渭五州兵及近寨弓箭手城而居之異日  
戍兵代還則別募勇士三千為南市城弓箭手上以瑋  
靜而集事手詔褒美

據實錄授斯敦順州刺史在三月  
初二日至二十一日始詔瑋詳度

瑋奏斯敦獻地方行誥命行誥命當又在二十一日後  
也蓋初二日始除斯敦為刺史元未行出須瑋復奏故  
二十一日後乃行出實錄但記始除耳今取前後  
事並書之城南市實錄又在二十五日今亦附見

戊申召宗室觀書玉宸殿已酉復召宗室宴射苑中前  
召觀書從容移晷不暇置宴故復召馬上問諸王以經  
史悉能應對分閱卷目皆不差互上甚悅遣使巡撫  
溫處州發廩粟賑貧民因按視杭州江岸京兆府言  
民飢詔賑之選內侍三班各一人為秦州緣邊走馬  
承受公事時曹瑋請以本路駐泊都監王懷信為安撫  
都監有機事則副使都監更迭入奏上不許而置是職  
樞密使王欽若上新校道藏經賜目錄名寶文統錄

上製序賜欽若及校勘官器幣有差尋又加欽若食邑校勘官階勲或賜服色初東封後令兩街集有行業道

士修齋醮科儀

二年七月壬申

命欽若詳定成羅天醮儀十卷

八年正月丙申

又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

二年八月辛卯

明年於崇

文院集官詳校欽若總領鑄印給之舊藏三千七百三

十七卷太宗嘗命散騎侍郎徐鉉知制誥王禹偁太常

少卿孔承恭校正寫本送大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

卷又以道德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自四輔部升于

洞真部欽若自以深達教法多所建白時職方員外郎  
曹谷亦稱練習欽若奏校藏經未幾出為淮南轉運使  
奏還卒業詮整部類升降品第多其所為也令著作佐  
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初詔取道釋藏經互相毀訾  
者皆刪去之欽若言

是年  
是月

老子化經乃古聖遺迹不可

削去又言

五年十  
二月

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星

祕授延壽定觀內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溥濟於民

請摹印頒行從之

此段總載或已有入長編者當檢討  
刪去曹谷即驗汾陰靈文者七年五

月癸丑欽若上洞  
真部六百七十卷

壬子給事中填從吉削一任翰林學士給事中錢惟演  
罷學士初咸平縣民張贊妻盧訴姪質被酒詢悖張豪  
族也質本養子而證左明白質納賄胥吏從吉子大理  
寺丞銳時督運石塘河往來咸平為請求縣宰本縣斷  
復質劉姓而第令與盧同居質暨盧迭為訟縣聞于府  
會從吉權知府事命戶曹參軍呂楷就縣推問盧之從  
叔貌略尉昭一納白金三百兩於楷楷久而不決且以



俟追劉族為名即還府廬兄太子中舍文質又因進士  
吳及納錢七十萬于從吉長子大理寺丞鈞以其事白  
父而隱其受賄之狀廬又詣府列訴即下其事右軍巡  
院昭一兄澄嘗以手書達惟演云寄語從吉事逮鈞銳  
請緩之時及已亡命軍巡請搜捕且曰未得及則獄不  
具從吉亟召軍巡判官祝坦至廳事後詢之毀所請狀  
又令銳密問坦獄情何若頗自疑懼因密作奏請付御  
史臺未報糾察刑獄王曾趙稹詣便殿以聞且言事涉

從吉慮軍巡顧避積方知雜請不以付臺乃命殿中侍御史王竒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鞠治仍遣中使譚元吉監之逮捕者百餘人獄成奪楷鈞二官配隸衡州郢州銳坦文質皆奪一官坦貶濠州參軍盧澄者陳留縣大豪也嘗入粟得曹州助教殖貨射利侵牟細民頗結貴要以是益橫劉綜知府日嘗犯法綜憤其豪橫繩之奪官配郢州仍請後有過不以贖論詔可其奏至是與昭一並決杖澄配隸江州昭一特除名從吉惟

演並坐責自餘決罰有差情重者配隸外州樞密直學  
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王曙前知開封嘗舉楷於是坐  
降為左司郎中職任如政

王曙降官在七月庚戌  
王奇臺記有傳無州里

癸丑詔官吏犯賊被劾有故延歲月以俟赦宥者自今  
法寺勿以赦原

乙卯以四方館使獎州刺史李允則為引進使領叙州  
團練使依前知雄州兼本州部署允則久在邊城勤於  
其職至是赴闕復增秩遣之既而允則言契丹國主名

緒境上書牒往來嫌名非便遂改高州

戊午禮儀院言郊廟署祝板及大祠祭玉置於齋房禮神所用頗涉輕慢望自今祝板并祭玉並押置齋宮之廳行禮前一日太尉與監察御史監禮博士同開太祝習讀庶盡嚴恭之道又每歲冬至郊祀昊天上帝神坐止令兵健陳設望自今遣內侍及司天監官各一員躬親布置仍於神坐側增設燭籠燎臺以禦勁風又按禮例南郊籩豆饌物並於壇下設幔自來有司饌造既畢

即實籩豆有經宿者望令起屋俟饌造畢即納匱中將  
行禮時分實籩豆仍選內侍二員俟公卿點饌既畢專  
主饌造監察同視行禮次令親事卒十人於壇壝外察  
視又郊祀壇值雨雪止就太尉齋廳設望祭之禮既為  
宿舍而祇祀上帝未協嚴恭望即齋宮門內建望祭殿  
諸司齋房亦量增其數舊例大祀止太府寺供香今常  
祀天地宗廟望內降御封香並從之又製漆匱付光祿  
司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置禮料送祠所

庚申詔獎廣濟河催綱殿中丞任昭先是歲運糧十萬石昭在職一歲運四十五萬石故也

辛酉上與輔臣言及尚書省制度因曰今惟銓選典故稍存而幕職州縣官中亦有才俊不宜輕之王旦曰吏部與諸司不同但不能舉職爾上曰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行之不難但以郎中諸司使同領一職則漸可改作旦曰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效而

事任不同當時諸司所行惟京邑內外爾諸道兵賦各  
歸藩鎮非南宮一郎中員外郎所能制也朝廷所得才  
三分之一名曰上供其它留州送使之名皆藩鎮所有  
其後諸帥跋扈由藩鎮彊大也今之三司即尚書省故  
事盡在但一毫所賦皆歸於縣官而仰給焉故蠲放則  
澤及下賜與則恩歸上此國家不易之制也上曰何承  
矩嘗請以五等封爵給其戶賦旦曰唐藩鎮富貴驕蹇  
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姑息之過也每易一帥罕有帖

然奉命者周世宗召襄州節度使安審琦即馳驛至世宗大喜寵以厚禮國家自太祖變革制度迄今藩鎮提兵在邊防兼相位者每被召則奔命而至此制御之大要也好談古者恐思之未至上然之以西蕃總嚙爾族

李遵為保順軍節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遵一名埒克遵一名郢城琳布且初為僧後自還俗佐嘉勒斯齊裁制蕃族甚有威名屢祈朝廷爵命於是又求稱嘉木布曹瑋言春秋許夷狄不一而足嘉木布可汗號也使



遵一言得之則何以處嘉勒斯賚耶且復有求漸不可制  
請如斯多特例授官可也上與輔臣議其事王旦曰遵  
輒求嘉木布欲居嘉勒斯賚上而斯賚顧無所求遵驕恣甚  
矣然不可不納遂從瑋請 宜州言撫水蠻寇天河寨  
詔潭州都監內殿崇班李守睿往招撫之如敢違拒即  
發兵掩殺

壬戌詔自今文武羣臣舉官犯賊舉主同罪不至追官  
既經恩原降者仰審刑院具情理奏裁當議量貶官秩

或降差遣如前所舉官間有貪濁亦許陳首自今必擇廉能乃形公舉更不在陳首之限

癸亥宗正卿趙安仁言唐朝玉牒首載混元皇帝今請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列玉牒及修皇朝新譜如唐天潢源派譜並以降臨記冠篇仍別製美名又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並為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仙源積慶圖據安仁本傳附見藝文志云屬籍嘉名為皇宋玉牒事在六年其八年趙安

仁上仙源積慶圖與此不同當考

丁丑著作即高淸杖脊黥面配沙門島淸知太康縣民  
有詣府訴家產者淸納其賄時已罷任即逃避他所知  
府填從吉請對言其子銳先假淸白金七十兩望傳詔  
捕繫仍置獄遂命駕部員外郎劉宗言監察御史仲甫  
推勘淸匿于進士丁禹家白官擒得之且搜其家獲財  
貨甚衆衣服有侈靡違禁者因揭榜許民告首并得他  
賊狀獄具法寺以所受賊不分枉直改命屯田員外郎  
丁謹修覆按淸枉法當死上特貸之淸庫部郎中士宏

之子景德中進士宰相冠準以弟之女妻之冠卒李沆  
家復取為婿歷官以賄聞頗恃姻援以欺蠹小民務自  
驕縱被服如公侯家初銳就清假貸清以多納賄事將  
敗遂諾之求其為助時方鞠盧氏獄王曾為糾察力庇  
清從吉發此事欲以自解銳素狡獪始假清銀欲為庇  
護及聞有訟即以還之前以盧氏事已奪一任至是又  
坐請求削衛尉寺丞從吉坐首露在已發後又奏報不  
實用官減當罰金詔以從吉累犯憲章合當黜竄特追

右諫議大夫免其安置銳配單州自餘決罰配隸者數千人宗言仲甫以鞠獄失實並黜監物務府界提點虞部員外郎姚潤之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王承謹坐不能察舉復保任清並免所居官 詔自今文武官舉三班使臣其同官及舉主未歷外任者不在行用之數

丙寅置梓州遞鋪先是命民丁傳送今革之也 曹瑋言秦州管戍兵多闕營屋至有寓民舍者頗或擾人臣令役卒採木陶瓦為屋千四百區今並畢功上曰此州

郡切務深可嘉也

戊辰改定州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從李允則之請也

庚午亳州言明道宮成總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設醮犒官吏賜兵匠緡錢

夏四月戊寅詔京朝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載年六十五受敕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殆六七歲若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

矣因著式焉

己卯洛苑使高州團練使藍繼宗貢授如京使坐預修  
莊穆皇后陵至是隧道墊陷故也其使臣軍校第降罰  
之

庚辰司天監言周伯星再見

景德三年五月朔日當參考

乙酉詔罰武勝留後駙馬都尉柴宗慶金二十斤宗慶  
從幸瓊林苑坐次命左右取水飲之為閤門所糾故也  
丙戌御製景靈宮贊頌刻石 曹瑋言緣邊舊無壕塹

致蕃部屢有侵略今規度自永慶寨西城掘壕塹至咱爾隆凡五十一里已召集廂軍寨戶赴役二十二日而畢咱爾隆蕃部要害地也詔獎之其董役使臣將校並

賜器帛

景德三年五月瑋鑿鎮戎塹當參考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掩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緡竊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



過求增美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己丑司天言太陰當虧占主大臣災詔王旦建道場於玉清昭應宮既而雲陰不見

壬辰以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張知白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知白自青州歸朝表求判國子監上曰知白豈倦於處劇耶宰臣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亦可嘉也時執憲久闕特命授之

乙未詔三京諸路大辟罪獄既具而非理致死者委糾

察提點刑獄官察之

丙申賜天下酺東京五日西南京三日諸州軍監一日

嘉勒斯賚遣使來貢

丁酉禁江南民賣犒膠

三年三月  
但禁虔州

戊戌廣西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數寇邊知宜州董

元已不善綏撫先是曹永吉知州蠻人饑來質餽糧者

永吉優其槩量皆忻愜而去元已未嘗饒假又縱主者

尅削蠻人請赴闕貢奉元已驟沮其意遂使忿恚為亂

紬元已以潭州監李守睿代之詔可

樞密使同平章事陳堯叟以足疾請遜位詔不許堯叟  
久在告庚子車駕幸其第勞賜加等

辛丑知永興軍寇準言所部豪民多貸錢貧民重取其  
息歲償不逮即平入田產望降詔旨許人糾告嚴加科  
責上曰秦雍去久物價翔踊此詔若下必訴訟紛起且  
貧民飢乏孰肯貸假乎其諭準俟豐歲行之令入內

內侍省定羣臣與諸宮院婚聘財物之數先是連姻戚

里者冗費過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僣從其家供給飲食動踰千萬或有破產者上曰國家宗支漸廣此不可不限其制度於是多所差減且賜金帛給其費焉

唐相元稹七世孫照上稹長慶中誥命壬寅以照為台州司馬

是月詔三京及諸路轉運司除川峽州軍外並據所管縣分弓手每人借弩一枝其弓箭槍劍令各自置辦以簿拘管遞相交割委令尉常加教閱先是止降詔河北

轉運司太常博士張希顏言復州有弓手置弓刀以捕  
寇者本州引私置衣甲器械律坐其罪皆杖脊配隸本  
城上因令徧下諸道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天帝聖號寶冊又以十七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

祭為名輒有率飲 令寧化軍葺天池神堂北界歲遣  
使一祀因其頽圯北界請加繕治故也

乙巳建皇親禮會院於新昌坊賜名嘉慶 邠寧環慶  
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  
擊走之

丁未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羣官有丁父母憂者多免持  
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並依禮令解官行服詔從之其  
官秩當起復及武臣內職悉如舊制 詔權停貢舉



戊申廣西路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拒命侵掠不已  
請益宜州戍兵從之即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知辰州  
曹克明為宜融桂昭柳象邕欽廣白等都巡檢使兼安  
撫使殿直閣門祗候馬玉馬玉未見為同巡檢兼安撫都監  
並管勾溪洞事歲給公用錢三十萬發潭州駐泊虎翼  
兵三百人付之初軍士與蠻鬪頗有中傷者王旦曰蠻  
衆無行陣非敢與官軍敵但潛伏山林要路施藥箭耳  
因賜宜州巡檢解刀劍藥且戒其預備克明等既至蠻

酋請罷兵克明不許又獻藥一器曰谿洞藥箭中人可  
以此解克明日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雞犬克明日當試  
以人乃以箭刺酋股而飲以藥即死羣蠻慙懼而退本  
傳云獻可請以本道澄海軍及募丁壯進討乃詔益以  
潭州兵五千人命曹克明王文慶馬玉楊守珍為安撫  
使及都監按守珍七月乃赴任此時未也王文慶六月  
初以修明道宮成轉內殿崇班亦不見除安撫都監不  
知傳何以云爾或差  
誤故兵數止從實錄

李溥言饒池江杭四州錢監

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四  
監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餘

斤又信州陰山等處銅坑自咸平初興發商旅競集官  
場歲買五六萬斤採取既多其後止及二三百萬斤望  
酌中定額上曰嘗記咸平中陳恕以江南銅多請官少  
市未幾銅礦漸少迄今常若不豐如解池鹽景德中所  
收數倍本州亦欲少種不逾年雨旱驟減舊額是知天  
地所有皆貴濟用豈人心可料其增損耶

庚戌御製元符觀頌刻石

壬子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請於見役兵匠中選

三五百人以備繕修詔以二百人為額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李溥以歲滿再任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又言漕舟舊以使臣或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伺察是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才失二百石云

乙卯環慶路承受公事王從德等言北界穆什族軍主朗密耶咩族蕃官伽强楚塞克族蕃官馮伊特滿率其屬千

一百九十人牛馬雜畜千八百三十器械百一十四事  
來歸降詔撫之是數族者已嘗內附後為夏州脅制背  
去至是苦其力役故復款塞云

王從德  
未見

丙辰以景靈宮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羣臣

稱賀

會靈觀宇區數  
本志闕之當考

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開封仙源奉符衡山華陰曲陽登封諸縣免今年夏稅  
十之三東畿他縣及五州府餘縣免十之二

丁巳命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為兗州

景靈宮太極觀慶成使所至仍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從事辭日上賦詩寵其行

戊午詔獎壽春郡王友張士遜等以王讀孝經徹章故也王初為詩即自成章有人心懷禮義之句上喜以語輔臣 詔黃汴廣濟石塘河催綱巡河京朝官使臣自今每歲許一次入奏三門白波發運判官每歲許二人更番入奏 林特言兗州仙源縣募置軍士五百三十一人以給景靈宮太極觀洒掃之役望立為清衛左第

三指揮從之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且言六十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即本路羨餘請遣使臣起發先是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洎計司檢勘其數多失實故是奏件析之有詔嘉獎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多忽略故人往往以虛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小大即辦亦其所長

也

本傳以應卒有才等語為王旦對上之辭今從實錄

庚申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謂並加兵部尚書副使以下皆進秩各賜衣帶器幣宮宇摠七百二十六區壬戌以黔州廂陽寨主右班殿直劉永為右侍禁軍校土丁寨將三十一人次第遷補仍賜緡錢以擊殺蠻寇有功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贈侍中周瑩卒錄其子孫凡四人瑩在樞近無他謀略及蒞軍旅以畏懦自全累厯藩閫多曠職有司初議謚忠穆時以為溢美即改元惠詔可故事大禮覃慶外藩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瀘



淵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幣之賜祀汾陰瑩知  
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就給人多笑之

甲子降詔獎曹瑋瑋增修弓門冶坊和爾揚靜戎三陽定  
西伏羗永寧小洛門威遠等寨浚壕凡三百八十里皆  
以寨戶廂軍給役無擾於民故也又詔嘉勒斯賚琦克遵有  
事宜至渭州者亦令瑋管勾初郭敏還自甘州即補借  
職復使賚賜其罕器幣入蕃至總噶爾琦克遵留之於是罕  
乃遣其首領李吉等九人送楊知進還琦克遵并留吉等

遣輝和爾語輝和爾曰楊奉職往甘州五年今郭借職往若更住則重煩朝廷取接輝和爾宜急寫領賜物表來就取所賜物當放吉等歸又語知進曰秦州大人部領軍馬直入咱爾隆慮蕃部有鬪謀者還日幸為我言願罷兵耳今蕃漢作一家即不輟貢奉也因遣其種人當貝實送知進達境上并獻馬知進言埒克遵娶蕃部十八女為妻嘉勒斯齊又娶埒克遵姪女埒克遵御下嚴暴蕃部不樂歲旱人多餓死止有質帳二三千其勢稍蹙矣是日左

天廡坊草場火將士力救及焦灼者第遷資級餘賜緡錢因令京城草場以泥覆之

乙丑以王旦為恭上寶冊南郊恭謝大禮使向敏中為儀仗使王欽若為禮儀使張旻為鹵簿使曹利用為橋道頓遞使又以旦為天書儀衛使欽若為同儀衛使丁謂為扶侍使又以謂為修奉寶冊及參詳儀制使同王清昭應宮副使林特翰林學士陳彭年分為副使陳堯叟言以疾在告請停生日恩賜詔輟宴而賜物如例

丙寅謁景靈宮宴從臣於明福殿賜宮使而下器幣繒  
錢有差分遣官以宮成告天地玉清昭應宮太廟后廟  
社稷會靈觀太一宮

丁卯以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北作坊使獎州團練使  
李溥為宮苑使京東轉運使司封員外郎李湘為祠部  
郎中監察御史知兗州王臻為殿中侍御史獎修宮觀  
之勞也

戊辰上謂輔臣曰法官每定羣臣封奏多引往年詔敕

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所奏請不行王旦曰起請頻仍則詔令有礙是以法官重於更改丁謂曰近李溥請私鬻鹽茶隨贓仗全給與人充賞者多稱假借却給原主頗容情弊望並納官法寺詳定已從溥奏上曰特從溥奏者正是憚其不伏爾下位有所見當詳究利害而行之

辛未內出司天奏歲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分上謂輔臣曰秦地控接西蜀疆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

忽聚盜宜警備之嘉勒斯賚與秦渭熟戶結為豐隙曹瑋請益屯兵可如所請川陝長史監押巡檢有曠弛者代之

壬申置景靈宮副使以尚書右丞趙安仁為之詔中書樞密院三伏聽午時歸第著于令

六月甲戌朔詔自今吏部選人有罪犯者銓司未得定入官資叙並具考第及所犯取進止先是銓司請曾經追停人再理考限及格乃得入令錄上曰若是則沉滯

者衆矣朕近見一選人淳化中及第二十餘年公私事故至今未及十考由是而言不宜更加考數因條約之丙子詔年豐物賤宜申諭民間無得輕棄粒食違者論罪

戊寅幸會靈觀酌獻宴從官於祝禧殿

辛巳比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門島航為吏所在貪狠持人長短衆多憚之上之尹京也航宰東明民有訟其鬻虛鈔納物者事狀

明白按劾已就府佐皆曰此凶人慮有反覆須結正堅固乃可上聞洎府臺覆按事果中變航止罰金而已後任河東提點刑獄表求知博州聊城縣雖云便於舉葬實以是邑富饒利於掊歛在齊州尤狡蠹不法箝箠無度彊取財物其子昭為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聞其醜聲走僕齋書諫勉航怒重挾其僕至是提點刑獄滕涉常希古發其姦賊又揭榜令民首露得罪狀數十條遣御史李鍊就鞠得實而竄之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及受代還至南京上言願身為邊卒贖父移善地宰臣言父子罪雖不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釐務從之

昭責降在九月  
己未今并書之

甲申李士衡言河北螟蟲多不入田畝村野間有蟻食之又蝗飛空中有身首斷而殞者有自潰其腹有小蟲食之者斯乃妖不勝德而示茲異也

乙酉權三司使馬元方言來春大禮於內藏庫假賞賜物准奉祀例內有雜色帛匹內藏庫言咸平景德以來

南郊悉不支撥慮他時為例王旦曰初降御札令內藏  
給諸軍賞賜時元方言職司豈無經度其賞賜且依舊  
借內藏金萬兩錢七十萬貫綑納一百萬匹餘則三司  
規畫上曰元方在三司謗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盡  
心公家然性卞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  
此所以賈怨也上曰副使判官中亦有英俊豈宜輕待  
耶居歲餘卒以苛碎罷

丙戌秦州獨孤谷水壞長道縣鹽官鎮城橋及官廨民

舍二百九十二區溺死者六十餘人賜被溺家緡錢  
丁亥知許州石普請於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  
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又請廢段家鎮移於建雄鎮詔問  
知陳州馮拯拯言無害乃許農隙興事

己丑詔自今遣官奉青詞祝版御封香往諸處祭告並  
令緘封護持每至驛舍安置靜處務極嚴肅違者重科  
其罪合遣使臣者即選奉職已上賫送先是殿侍張信  
乘傳賫香合祝版赴南海致祭信寘於馬上頗虧恭潔

至中路震死其左右聞空中有言云無損祝版香合朝廷聞之因有是詔

辛卯涇原駐泊都監周文質言嘉勒斯賚遣人至渭州緣邊扇搖熟戶且令納質不爾則破其聚落此雖未可憑信然蕃戎之情或以類相嚮緣此等熟戶本依朝廷不知安撫恐惶惑無從忽致離異臣欲親至籠竿城已來告諭再令納質或有蕃兵侵掠則許其應援詔曹瑋裁定而行之

癸巳京畿蝗命輔臣詣玉清昭應景靈宮會靈觀建道場以禱之 令廣州出廩米萬石選官出糶以濟民穀貴故也

丙申上謂輔臣王旦等曰邊城言契丹征高麗敗衄姦人謀之謂朝廷北伐彼甚為備蓋多知天文近象緯示變皆主敵分其下必當有兵因自疑爾旦等曰契丹或微弱則愈依朝廷必無負約之理所慮弟兄之間自相離異如漢宣時爭先來朝皆由微弱也 虞部員外郎

張懷寶秘書丞韓庶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賜庶緋衣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勾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上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耳又勾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勾院為一司實為繁劇縱使重官為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踈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

分領焉

韓庶未見

丁酉知陳州馮拯言境內有蝗尋遣官祭告焚捕已盡  
田稼無害近頻得雨麥菽滋茂上遣中使督諸州捕蝗  
至襄州知州孫冲不出迎中使怒乃奏蝗唯襄為甚而  
州將超置無卹民意上怒命即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  
狀馳驛以聞上悟為追使者笞之

此據冲本傳附見

庚子罷都大提舉在京倉草場官止命使臣二員提點  
辛丑太常博士范應辰言諸路多關係官材木望令馬

遞鋪卒夾官道植榆柳或隨地土所宜種雜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費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蔭及路人從之應

辰德  
化人

秋七月乙巳俞獻可言撫水州蠻累為寇盜宣旨招諭曾不悛革近復集衆鈔掠融州廂陽等寨害巡檢范明望許臣與曹克明以便宜掩殺詔從之

丁未增築京新城

戊申詔諭南丹州刺史莫淮迪以其素懷忠順慮為撫



水蠻所誘脅且令俞獻可曹克明安撫之

己酉殿直新欽州咄步寨主王素配隸荆南是寨久闕  
官俞獻可言當溪洞衝會求擇人補之三班以素充選  
仍令馳驛赴任素以地方瘴毒不欲行託疾在道二百  
餘日至襄州又稱病甚求免故黜之

庚戌知廣州陳世卿言海外蕃國貢方物至廣州者自  
今犀象珠貝揀香異寶聽賞赴闕其餘輦載重物望令  
悉納州帑估直聞奏非貢奉物悉收其稅算每國使副

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輦三佛齊閭婆等國勿  
過二十人占城丹流眉勃泥古邏摩逸等國勿過十人  
並往來給券料廣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緣賜與所得  
貨市雜物則免稅筭自餘私物不在此例從之 中使  
自嵩山來言蝗飛至山南遇雨悉殞於澗中殆數千斛  
河東轉運使言潞州致祭蝗悉飛出境鄰州或祭或驅  
皆漸殞散

辛亥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昭應宮開寶寺靈感塔焚

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五日先是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  
朕遣人徧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  
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皆力請之旦固稱弗可乃止  
於時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庭間者上顧謂  
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執政皆  
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

此事不得其的日因是日實錄書飛蝗過

京城故附見是日  
辛亥初九日也

癸丑上謂宰臣曰中使自兗州來言飛蝗所至不食禾苗  
唯豆葉殆盡仍折禾持至穗甚長大朕疑其不實審詰  
之具言大率若是可以覆驗京中蝗蝻頗多聞城西隅  
有田家粟止數畝覩蝗至相顧而泣俄悉飛去無傷亦  
有豪族設長塹埋瘞而益多者王旦曰今歲蝗蝻非有  
神物主張則蔬果林葉殆無遺矣 延州言州洎定平  
安遠塞門栲栳四寨山水汎溢壞隄城 賜相王元偓  
彭王元儼九經

甲寅遣官分詣京城寺觀焚香以蝗災也 詔前降德

音賜酺宜俟來春 上覽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

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臣王旦曰節度州有三印

節度印隨本使使闕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吏用之

州印畫則付錄事掌用暮則納于長吏凡節度使在本

鎮兵仗則節度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使印田賦則

觀察判官文使推官署狀用觀察使印符刺屬縣則本

使判署用州印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内觀察

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軍兵言管內則摠察其風俗言刺史則蒞其州事石普獨署奏章當用河西節度使印也

乙卯分命內臣開封府河東淮南路各三人京東京西河北路各五人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按視蝗傷苗稼以聞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租申禁京城音樂十日宜州言撫水蠻圍思立寨監押劉斌帥兵拒退之又攻懷遠軍亦弗克詔獎其官吏將士仍賜鹽綵緡錢賜獎

詔在八月庚子今  
并懷遠軍書之

丙辰謁景靈宮幸上清宮會靈觀 開封府言祥符縣

赤岡村蝗附草而死者數里擷其草來上

戊午詔停京城工役 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言本路屯

兵舊以兩川輦運帛疋充衣賜今請本路自備今年冬

衣計省綿絹五十餘萬以為上供丁謂曰河東本無綿

絹非可籌畫此蓋轉運司每歲大計其數故積羨爾

此可

見丁謂與堯  
佐不相能也

三司假內藏錢四十萬貫

辛酉詔彊劫賊人罪當死以赦降從流者決訖仍隸本城

癸亥以蝗災遣官祀九宮貴神 上封者言蝗旱由大

臣子弟恣橫所致也詔諭宰相令學士院降詔以警在位詔曰朕勤遵治化用致洽和而近以螟螣傷于稼穡考前書之所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縣之官冒法不檢子弟之輩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堙鬱俯從輕典恐長弊風自今士大夫各務敦修更思教勗姑從保家



之美勿貽敗類之羞苟擢顯尤難從未減仍令所在官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此月以入內東頭供奉官楊守珍為宜融等州權同巡檢兼安撫都監管勾溪洞公事兼傳之任

乙丑殿前都指揮使曹瑛知秦州曹瑋丁內艱並起復丙寅京兆府華州並言田穀滋茂蝗飛越境有自死者上曰諸州奏牘多云飛往西北朕慮聚於山谷蝻蟲滋

多宜令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規度焚害無使復生 詔  
自今天下羣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得侵擾客戶遇  
災沴即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  
助賑貸上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  
清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在外官  
屬所占職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  
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降詔申教焉

丁卯幸太一宮還過近城觀耕民賜以茶綰

已已中使任守忠言自河東至見穀黍豆莢穗皆堅密而長行次潞州惟襄垣縣有蝗飛度不為災又相州言安陽縣有蝗抱草而死者約十餘里磁華瀛博等州並言蝗不為災王旦曰臣本貫大名有家人言食苗殊鮮近者分遣中使按視周悉可見陛下軫憂至深祈禱盡禮或聞多御蔬食今奏報至可以上寬聖念矣

任守忠未見

辛未向敏中還自兗州

八月壬申朔曹瑋言伏羗寨蕃部斯吉特布與總管爾族李摩

拉木私立文法臣領兵趨之悉皆潰散夷其城帳訖

甲戌詔兩省官并龍圖閣待制三司使以上自祀汾陰  
後來未經遷改者並特與轉官於是翰林學士承旨李  
維等十人並以久次進秩

乙亥以左司郎中知制誥朱巽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  
司事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王隨為工部郎中知制誥知  
揚州先是上謂宰相曰隨在南京為治太寬王旦曰馮  
拯為中丞時隨掌臺雜拯言隨臨事汗漫上曰聞隨將

有所為必先為人所料都會之地無以彈壓會知揚州薛映求代即以命之仍令巽諭旨戒敕

丙子以陝西都轉運使右諫議大夫李廸為翰林學士置會靈觀副使以廸為之又置景靈宮會靈觀判官以知制誥劉筠樂黃目為之崇儀使入內押班周懷政為玉清昭應宮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王承勛為司都監供備庫副使周懷信為景靈宮都監東染院使鄧守恩為會靈觀都監並通宿宮觀懷政常在禁

中故增一員

懷信懷政弟

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

許以粟麥蕎菽互相準折其科買官物如土地不產具數以聞令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飢年賑濟禁京城殺雞

戊寅上謂宰臣曰諸路使臣言飛蝗多不食苗王旦等曰前月蝗飛度河北鄉民方備焚撲連夕西北勁風由是不及遠自澶以北少害稼者今麻豆堅實不復為慮矣有司謚故宣徽南院使贈尚書令追封譙王郭守

文曰忠武詔可

己卯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檢視蝗傷民田河南府密縣所傷千二百戶偃師四百戶永安三百戶棣州順安軍不食禾博州通利軍以霜寒悉斃於田野間槩而言之十傷一二上曰朕始見飛集謂田畝一空自來諸州以不傷為言尚冀所收得半今此按視所傷殊尠且曰陛下精衆念民即弭災為福上曰所定蠲稅分數更加優厚輔臣退而相謂曰自季夏以來螟蟲為孽宣示諸

路奏章上憂軫之意無時暫捨至於使者奉命出入皆能上體優恤所至詢訪民隱閱視禾稼或採掇苗稼千里而至或能紀錄農事以達上聽古者人君舉一善言災星退舍況日夜孜孜焉以祈天救民為意乎前代中貴出使惟負氣恣橫官吏無得接對肯問民間疾苦耶非至德化下何由及此翰林學士陳彭年等言先準詔看詳新舊編敕及取已刪去并林特所編三司文卷續降宣敕盡大中祥符七年摠六千二百道

會要云二千七百九



十一道  
今從本志

千三百七十四條分為三十卷其儀制敕書

德音別為十卷與刑統景德農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別具編錄若三司例冊貢舉國信條制仍舊遵用上謂宰相曰彭年等刪去繁文甚為簡便然有本因起請更相難詰駁改前後特留一敕者今既刪去恐異日或須證驗即無從得之宜令錄所刪

敕一本別付館閣以備檢詳

實錄本紀並稱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之然其

後陳彭年等加恩特不與焉今但從本志及會要不著特名實訓又稱別留刪敕緣劉綜起請今亦不取實錄

存刪去敕在六年六月  
戊子今依本志附此

壬午令京東轉運使及知兗州並兼管勾仙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使樞密使王欽若言宜州蠻人五月初既招  
安不旬日復叛擾夷性無厭習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  
則求歸緩則叛去望詔俞獻可曹克明等或得蠻人要  
領即以所虜人口資財付被劫家歛血重誓乃釋其罪  
從之

癸未以京師愆雨遣使分禱宮觀寺院 詔自今屠耕

牛及盜殺牛罪不至死者並繫獄以聞當從重斷時中  
使鄭志誠使洛回言道見鬻牛者甚衆慮不逞輩因緣  
屠殺故戒之 宰臣王旦以衰病求罷詔不許仍斷來  
章

甲申戎瀘資榮州都巡檢使張元普請城涪井監上慮  
擾人生事不許

丙戌上親製奉上玉皇聖號冊文名輔臣同觀自禁中  
具儀仗迎導赴天安殿摹寫刻玉 樞密使同平章事

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以久疾求領外任上遣閤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且詢其意堯叟詞志懇確乃從之召堯叟子就賜告牒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其河堤事令通判專領堯叟力疾求入辭肩輿至便殿許其子衛尉寺丞希古扶掖而升有詔勿拜賜坐久之別賚錢二百萬賜希古緋又作詩寵其行堯叟偉姿貌彊力奏對明辯多任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能周記云秘書丞韓庶言諸州鞠獄多以勘官所部

僚屬錄問慮有寬濫不能明辯望於鄰州選官從之  
丁亥以向敏中使回宴近臣於長春殿不舉樂閔雨也  
王旦等曰昨偶蟲螟已優免民賦今稍亢時雨亦未妨  
農事物價甚賤陛下憂軫過深四方封奏一一親覽近  
者降詔旨蠲京畿榷酤之民折輸芻藁中等已下殘欠  
夏稅又與倚閣生民受賜多矣天災流行從古所有陛  
下精祈懇至減膳蔬食臣等備位宰輔豈勝慙懼伏望  
稍寬宸念再拜以請上撫諭久之

戊子詔以旱罷近臣社日飲會又罷秋宴 知許州石

普上平宜州蠻利害上以為迂濶罷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以來歲受尊號冊寶不許自是五上表乃許之

癸巳詔諸路轉運使曉諭州府軍監長吏等凡有獄訟必須盡公審察務於平允其大辟罪如情輕可憫及理有所疑者並許奏裁以副欽卹

甲午審刑院上奏案有命官自蜀代還部綱京師私挾

元封內繒帛其中遣郵置卒賫擔規免商筭知院孫僅等請以違制失論上曰此得謂之失耶僅不能對王旦曰律之詐欺百端皆是大率言失者須思慮所不到此公為詐欺非失也遂改從違制

丙申江南提點刑獄王長吉等言南安軍上猶縣僧法端忽漁人索賣漁直遂令僧守肱殺其院狗即白官誣漁人盜去縣遣里胥捕漁者并父繫送院中守肱毆殺之又賂縣典集者保掩捕漁者二弟並殺之又以刃傷

漁者母因以殺獲刼賊聞於縣尉汲濟濟受吏請求驗尸之際令主者隱縻縛之迹并其家老幼荷校送軍縣令孫凝覆視又以老眊為吏所罔因本軍劾得實法端守肱坐死自餘咸以德音原免今體量漁者本家兄弟三人以捕漁為業餘皆乳抱今四人遭殺三人被傷察其事狀最為巨蠹欲望特降詔旨並從重罰不以恩例末減詔杖濟脊配隸道州凝貶文學餘黥面配廣南遠惠州凡十五人以守肱私田五十九私給被傷家上



封者言近者文武羣官所舉三班使臣多非素諳才器  
但受請屬到闕之後章薦交上頗非國家擇才之旨望  
自今見任知州通判本路鈐轄都監諸司使副以上乃  
得發奏所舉之人須經兩任監押巡檢無遺闕者其舉  
主見在任即許行用如內有事故者不得理為舉人之  
數從之

丁酉東染院使會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張繼能坐前護  
修莊穆皇后陵隧道摧陷降授西染院使

四月己卯  
責藍繼宗

戊戌命入內殿頭趙懷寶李允文率步騎四百往并代  
州捕賊

己亥丁謂面陳生日蒙降賜生餼酒樂令就私第宴會  
優異之禮非臣敢當况禁樂已來未嘗陪侍遊幸兼在  
會靈道場齋宿望賜寢罷從之王旦曰臣等每遇生日  
曲蒙恩賜又遣諸司供帳况兩制近者皆有兼掌並廢  
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賜與所許集會止召親舊上  
可之自是賜酒餼如故但不設會

虞子以刑部郎中直史館高紳為史館修撰同判吏部  
流內銓紳與樞密使王欽若親厚故引用之但令判銓  
實不掌修撰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掌修  
撰遂為例及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復授直  
昭文館知越州

復授直館乃明年三月癸亥今並書之

中書以仲秋朝

陵官少宗姓者欲用知雜御史趙稹上曰御史出入動  
有典制府縣事體甚盛楊礪常言五代以來御史出使  
氣陵藩屏周世宗在澶州目覩其事故稍減損稹若外

使亦非便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壬寅朔曹瑋言緣邊熟戶近為嘉  
勒斯賚所誘又增克遵輩許以名職若無羈縻或慮脅去望  
給以告身從之

癸卯雄霸州言界河汎溢詔本州發卒護之

甲辰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罷為平江節度使謂上  
章請外即授本鎮旄鉞以寵其行尋命謂知昇州謂請  
歸拜墓許之

謂忽請外任當有說而實錄正  
史皆不載疑此未得其實也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李繼元表述其祖保大定難節度  
使朔方郡王拓拔思恭仕唐剪滅黃巢賜姓父克文率  
族歸闕與李繼遷本五從兄弟名同上字心實恥之願  
改名守元上嘉其志乙巳擢守元為供備庫副使 詔  
如聞廣南東西路物價稍貴宜令轉運使提點刑獄官

分路撫卹發官廩減價賑糶獄繫多處促其裁處或有  
寇盜即時擒捕無縱驚擾 詔民負息錢者無得逼取  
其莊土牛畜以償

丙午以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刑部侍郎王曾為左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張知白為給事中並參知政事樞密  
直學士任中正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曾知白彭年等  
與王旦同在中書嘗乘間謂旦曰曾等拔擢至此公之  
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間亦

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俱留上愕曰何事不與王旦同白曾等乃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上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令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

此據王旦遺事錄附見

右諫議大

夫凌策自成都代還上將擢任之會策已病嘗謂王旦



曰策有才用治益部敏而能斷旦曰策性質淳和臨莅  
疆濟上曰然於是命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丁未曹瑋言總噶爾嘉勒斯賚蕃部馬巴咱爾岳居戩等率  
馬銜山蘭州康古氊毛山滔河河州兵三萬餘人入寇  
至伏羌寨三都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  
千餘級生擒七人獲馬牛雜畜衣服器仗三萬三千計  
馬巴咱爾等遁去官軍被傷者百六十人陣沒者六七  
十人其立功將校使臣凡百三十九人望賜酬獎詔賜

瑋及駐泊鈴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錦袍金帶器幣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陣沒者卹其家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邊將誰可代瑋者對曰瑋知嘉勒斯賚欲入寇頗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耶今關右兵多可會其義益發赴瑋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

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自探取目  
內侍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寨下上顧  
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嘉勒斯賚果犯邊秦州方出  
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至上謂迪  
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嘉勒斯賚大舉入寇使謀者聲言  
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  
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司馬光記此事多  
差誤今不取並依

傳本

涇原路駐泊都監周文質請令知鎮戎軍李餘懿

以所部兵赴籠竿城駐泊防護儀渭等州納質熟戶詔  
文質與曹瑋及餘懿協議而行之 以渭州吹莽城帳  
族都首領張碩噶為順州刺史大首領雅克沁等五人並  
為本族軍主秦州永寧小洛門威遠寨大首領四十七  
人並補軍主加檢校官階勲皆獎其內附也碩噶以兵  
助破裕木沁故命加等 初張佶置四門寨侵羗地羗  
人多叛去曹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者至數千  
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或訴其薄瑋叱去曰聽爾

贖罪尚希利耶上以瑋撫捍得宜特詔嘉獎

實錄於三月初即載

此事且云瑋破桀桀沁戮尚揚丹二虜皆克遵鄉導由是前拒王師者皆伏匿瑋誘召之按戮尚揚丹則在三

月破桀桀沁

乃在九月實錄并言之于三月初誤甚矣今削去此等語但取瑋本傳文附見張碩噶為刺史後

命輔臣分祈天地廟社神祠宮觀佛寺旱故也 先

是中書請以工部郎中知制誥盛度為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旦時屬疾在告中書具聖語就問之旦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詣中書自言幸以文字進不願處繁劇中書并以聞上曰王旦銓量

才品極當必使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於是樂黃  
目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兼會靈觀判官屬辭淹緩朝  
議不以為稱職乃授黃目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改  
命度為會靈觀判官知制誥如故黃目初召試上以黃  
目久任外官止試制誥二篇入西閣不一月遂罷

戊申詔自今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立位並以先  
後為次 侍御史李行簡使陝西還言關外蝗傷民田  
登實者十之七 虢州言飛蝗越境秋稼豐茂

已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為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劉承宗副之壽春郡王友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正旦使供備庫使王承德副之映士遜始至上京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窪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

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  
亦有祖山山中有按巴堅廟所服鞞尚在長四五尺許  
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  
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  
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  
宣政二殿皆東向其廂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  
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堅  
冰云

劉承宗知信子  
王承德審琦子

以太子右贊善大夫高志寧為



供備庫副使知忻州賜紫袍銀帶志寧時獻封事上曰  
朕聞其知兵而未嘗言故命換秩任以邊寄 曹瑋言  
總噶爾昨遣馬巴咱爾率兵到大小洛門脅誘熟戶尋呼  
集令納質于永寧寨有隆博圖沙瑪二族不至臣在城  
假牒請高繼忠王懷信領兵招換續得繼忠等報二族  
合衆拒戰破馬巴咱爾斬首二百餘級晚度渭河水漲  
失道為蕃衆所襲溺死者二十五人傷死者百人

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 利州言水漂棧閣萬二千八

百間賜監修使臣役卒緡錢涇原路走馬承受麥永慶  
言嘉勒斯賚率蕃族人馬至青雞李子箴策川駐泊都監  
周丈質王應昌領兵戍瓦亭寨防過之賊尋夜遁去

賊夜

遁據應  
昌本傳

癸丑并州言秋稼豐稔蝗不為害

甲寅上作詩賜新授參知政事陳彭年 令諸路轉運

使督民焚捕蝗蝻無使滋育李士衡等言河北南郊賞  
軍紬絹綿承前並自京運送今本部所積頗多望許充

賞給詔天雄軍相衛貝博等州物帛依舊輸內藏庫自  
餘從之 時以愆亢有龜山僧智悟請就開寶寺福聖  
塔斷左手祈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上憂形于色減膳  
徹樂徧走群望及是霑霈中外忻慶分遣官致謝于所  
祈處上作甘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丁巳徙兩浙轉運副使都官員外郎楊埴知歙州埴庭  
璋子在職不能清謹故也又令中書戒諭之 詔諸州  
蝗旱今始得雨方在勸稼所宜省事常制務假其更延

一月八年以前婚田未得受理俟豐稔如故凡諸營造  
悉罷之 曹克明等言撫水蠻人雖已伏罪其擄鈔人  
口器械悉未歸納請益兵討之即詔克明等曰昨奏用  
澄海軍及募丁壯可以平賊又俞獻可言蠻人去邊止  
二三日程發軍掩襲速可蕩定朝議慮其輕敵續遣禁  
軍濟之且興舉甲兵尤當謹密風聞汝等期以此月深  
入又令九州巡檢開路俟蠻人出即留之騰說如此彼  
必為備動關利害無失機宜苟道路艱險難於進討但

攝其酋領索所掠生口因而撫之亦汝之功矣時克明

與楊守珍領軍入環州樟嶺路馬王與內殿崇班王文

慶趨宜州西路

王文慶據撫水蠻傳則與王並為安撫都監克明傳亦云然不知何時除授故

但舉其官當考

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西古牢隘路

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

團為蠻所扼不能進克明守珍乃過橫溪思德寨召山

獠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鬪輒敗走旬餘

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邃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至

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帚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  
頓兵下寨中夕羣蠻大譁譟擊鉦鼓攻寨甚急出兵擊  
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  
谷又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  
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與關至即退走寨于下  
房博賀村克明設伏寨外其夜蠻衆復大集遇伏發與  
寨兵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士卒克明等  
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不酋帥蒙承貴等

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  
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悲還所掠  
漢口資畜乃軟猫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  
敢復叛勒銘奴山後二日遇文慶及王于如門寨遂還  
軍宜州蠻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願遷漢地者七百餘口  
詔分置廣西及荊湖州軍賦以官田獻可等又言殿直  
蒙肚知歸化州州與撫水相接數遣其子文寶及妻族  
甘堂偵軍事又其子格與官軍鬪敵悉部送赴闕有蒙

隻者亦肚之子先嘗告賊署為昭州押牙並黥配登萊

州克明入撫水州不得其的月日據克明正傳云是冬按詔書云九月深入又克明傳云月餘乃至撫水州

約其時蓋秋末舉兵冬初平賊也今附見詔書後詔書以丁巳降丁巳九月十六日也徒配蒙肚父子實錄在

十一月癸卯今亦附見

戊午申禁諸路貢瑞物時遼州獻白兔荆門軍獻綠毛

龜故也

己未詔諸州縣七月已後訴災傷者准格例不許今歲

蝗旱特聽受其牒訴大常少卿李應機言廣南勾當



市舶司使臣自今望委三司使副判官或本路轉運使  
奏廉幹者充選從之

博州蝗旱民有訴而州縣抑輸常賦運司不為之理庚  
申詔遣官按視即蠲之上謂輔臣曰平定軍等處運糧  
採木始勞百姓後役軍士今山路漸遠多致亡逸大率  
臨事罕能酌中以愛民為心者不恤士卒以士卒為任  
者固念蒸庶此實蠹政之本也 河東安撫司言管內  
粟豆斛直十九錢

壬戌邛部川山前後百蠻都鬼王新都王黎吠遣歸德

將軍趙勿婆等四十三人來貢方物

會要及本傳並不載此當考

癸亥詔三司使副自今同上殿奏事判官有大事亦許升殿舉舊制也

乙丑知并州周起言風石州皆近邊望令安撫司管勾從之

丁卯詔如聞杭州葺江岸卒執役水中苦足疾而死者甚衆宜令知州馬亮拯療之

戊辰詔外任京朝官滿三年當考課者聽附驛上狀先是羣官代還京師而本官秩滿者乃預考課其移授有累年不遷者故降是詔以宮觀成權禁公私采木石今京東西陝西江淮南兩浙荆湖等路曾經採木石處遣長吏及佐官建道場設醮以申報謝或七日或三日青州言飛蝗投海死海水所激積於岸側僅百里

己巳詔聞益州頻雨穀貴令發官廩糴濟之所修玉局觀上清宮悉罷詔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移牒

並本使署檢副使已下署銜發遣 詔災傷州軍有以  
私廩振貧民者二千石與攝助教三千石與大郡助教  
五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學司馬長史別駕 河  
北安撫司言緣邊官地所種榆柳望令逐處官籍其數  
以時檢校從之

庚午內出北面榆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上曰此可  
代鹿角也雄州李允則頗用心於此朕嘗詢其累任勞  
課書歷否對曰設官本要莅事但得竭力何得更謀課

最此言亦可嘉也 詔廣南東西荆湖南路選兵千人

合澄海軍四百人署曰忠敢分三指揮戍宜桂象州以  
備蠻寇 詔秦州選軍士堪充床子弩手二百人立為  
定功指揮從曹瑋之請也又言當州諸寨日收打撲錢  
寨主監押等雖以公用為名多輒入已望自今官籍其  
數以備犒設從之

是歲六月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郊野食  
民田殆盡入公私廬舍七月過京師羣飛蔽空延至江

淮趨河東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上方坐便殿閣中御膳左右以告上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上默然還坐意甚不懌乃命撤膳自是聖體

遂不康

真宗屬疾諸書多言但不得其時此據王曾筆錄當得其實也今附見九月末

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為定式大名府民伐登聞鼓訴秋旱且言本部吏不納其辭

詔遣官按視蠲其賦

丙子以崇儀使賈宗領平州刺史既而宗上言北界平  
州常有書牒往來名稱非便遂改領高州 初王中正  
授左武衛將軍致仕其後遷左武衛大將軍領高州刺  
史又改領汀州又遷官神武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每  
國家舉大禮及有營繕中正必達靈命以藥金銀為獻  
前後累巨萬數於是病卒贈鎮海節度使塑像景靈宮  
命入內押班周懷政護喪葬事官給仍特封其妻施氏

為吳興郡夫人諸子皆任殿直中正初得神術在貧困中權豪以威脅利誘終不泄露及遭時被寵祿賜甚厚黃冶所化惟振施貧窘崇奉道釋而已上為製靈遇贊述其始終 詔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巡檢使臣縣尉自今獲賊如賊仗靈驗事實顯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隱蔽徒伴者許量行拷訊數勿過二十無得因緣傷平民及容賊妄指讎隙重成煩擾 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貢馬二十四因上言伏以蕃陞部落戎寇雜居



劫掠是常逋亡不一臣自景德中進納誓表朝廷亦降  
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掠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茲  
謹守翰垣頗成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  
邊臣罕守舊制天庭遐遠徼塞阻修各務邀功不虞生  
事遂至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申兵入臣境土其有  
叛亡部族劫掠生財去者百千返無十數臣之邊吏亦  
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臣今欲索所部應有南界  
背來蕃族人戶乞朝廷差到使臣就界上交付所有臣

本道亦自進納誓表後走投南界蕃戶望下逐處發遣  
歸回未賜俞允即望敦諭邊臣悲遵詔約肅靜往來之  
姦寇止絕南北之逋逃俾臣得以內守國蕃外清戎落  
豈敢違盟負約有始無終虛享爵封取誚天下但恐朝  
廷不委茲事詔下未察本心須至剖陳上干聽覽詔答  
卿世濟勲庸任隆屏翰翊忠規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  
布露懇誠條成章疏載加閱覽備認傾輸且國家奄宅  
中區統臨四海咸推覆育宜限邇遐凡命將帥之臣唯

存禦備之戒所有文字來往辭說異同部族貪殘展轉  
讎報掠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  
因緣懷竊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壘亦為常事及  
詳來奏深究弊源難悉推窮常申約束已令鄜延涇原  
環慶麟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勒蕃部不得輒相  
劫奪擅興甲兵凡於交爭須盡公辦理其有廣占阡陌  
隱庇逃亡晝時勘窮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嚴戒部下  
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疆嘉歎之懷不忘寤

寐自德明納款凡有表奏並令延州承受入遞其使者  
不復詣闕其後向敏中言事有當詣闕者請令延州伴  
送及仁勗至延州以其所奏異於他日留仁勗具以聞  
詔特許赴闕

戊寅詔京東淮南蝗旱所傷田據遣官按定合放數外  
所納稅物三分以下者並與倚閣四分已上者更放一  
分

己卯王欽若表上翊聖保德真君傳三卷上製序

壬午詔戶部尚書馮拯等五十人各舉殿直以上有武幹者一人俄又詔須兩任巡檢監押各二年半者乃得行其後兩任五考者亦聽之

乙酉中書門下言準御札來年躬上六室冊寶復行薦饗慮成煩縟望依舊典先令有司攝事然後躬行薦饗不許自是三請乃許之是日召輔臣至龍圖閣出聖祖篇翰藥金銀像什器錢寶花樹等物及降臨內記真紀示之

丙戌謁景靈宮 免利州官莊經水租十之五

庚寅以引進使英州團練使知秦州曹瑋為客省使領  
康州防禦使崇儀使秦州駐泊鈐轄高繼忠領高州刺  
史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王懷信為西京作坊副使職  
任如故渤海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李恕為  
馬步軍副都頭領獎州刺史依前都虞候自餘將士並  
賜緡錢賞其擊敗總嚮爾也 前秦州司馬張從政黥面  
配梅州本城遇赦不得還先是曹瑋言久令從政和斷

蕃部反與部落協比以邀姑息蓋本性狡妄專事間諜  
遂詔配漳州衙前瑋後言慮異時亡逸過關或投北界  
望刺配遠地故投之嶺表

壬辰以金部郎中李虛已為兵部郎中侍御史李行簡  
為兵部員外郎並充龍圖閣待制大理評事崇文院檢  
討國子監直講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並賜金紫  
上作詩二章分賜之直龍圖閣自元始序位在本官之  
首仍預內殿起居上因言行簡勤學篤行臺中効事比

先委主簿獄情具始自引問人以為得體臺官以月給茶錢不足欲表增其數行簡獨不署字人多稱之初祠部員外郎呂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林木於南方有司責期會峻急工徒至有死者則以亡命收繫其妻子夷簡疏請緩役又言盛冬挽運艱難宜須河流漸通以兵卒番送及代歸上謂曰觀卿所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乃擢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事賜緋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



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黥有罪者

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

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上從之

夷簡數事必不同時也今附見當考

先是丁謂力庇李溥主行新法言不便者雖衆謂持之

益堅及謂罷政羣議復起上謂王旦等曰茶鹽之利要

使國用贍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旦等曰此屬邦

計欲選官與三司再行定奪臣等參詳可否奏裁上曰

卿等宜即具詔明述卹民之意丁酉下詔曰朕思與蒸

黔興登富壽山澤之禁雖有舊章措置之宜慮傷厚斂  
將期惠物無憚從寬專命朝臣僉謀邦計使共詳於通  
制庶俯洽於羣心宜差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  
策知雜御史呂夷簡與三司同共定奪務要茶園鹽亭  
戶不至辛苦客旅便於興販百姓得好茶鹽食用仍送  
中書門下參詳并令權貨務告示客旅應入中筭射茶  
鹽等一依常例更不別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蓋欲濟  
人固非言利商旅等各安乃業以竚於樂成有司等無

棄子言免彰於培克

會要繫此事于十五日丁酉今從實錄丁謂罷政乃命李迪等此據

志本

是月知秦州曹瑋等言本州先管保毅六指揮共三千人後放四指揮歸農緣皆土人諳識蕃情便習射藝況今逐戶姓名并本管人員見在欲乞即勾點教閱準備防扼樞密院言景德二年以秦州保毅義軍三千人自來分番邊寨守把甚有貧困不諳練之人費耗家產祿廩遂令選留少壯有家產者千餘人外餘並放歸農其後

知秦州王承衍楊懷忠等累乞並放所留千人詔樞密院以此諭瑋等令看詳具奏瑋尋選得三百七十四人

詔名曰建威

詔名建威實錄在明年五月今并書之

十一月甲辰三司言諸州欠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市  
繒絹償之詔發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

乙巳黜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興州團練使鹿信為陳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郡如故先是京城北民舍火信領兵救之部卒毋謙等五人盜民家白金五百兩命斬謙

等仍先斷手足信以所部不肅故及於責都虞侯而下  
咸決杖配江淮本城 上封者言河北河東陝西諸路  
廂軍皆無征役詔諸州各料簡五百人教習武藝當升  
為禁軍

丁未曹瑋言三陽定西伏羌靜戎冶坊三門和爾揚等七  
寨熟戶蕃部都首領已下凡一百四十六人有功乞賜  
告身詔二人授都軍主四十一人授軍主五十七人授  
指揮使餘悉補蕃官

戊申大名府澶州民伐登聞鼓訴霜旱宰臣請令轉  
運使體量上曰比者轉運使固言無災傷故州縣不為  
蠲減雖慮支計不充然朝廷矜卹之意不可稽也即命  
常參官分往按視而蠲復焉 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  
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嘉  
勒斯賈欲陰報曹瑋請以臣嘗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  
勝先是上方崇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  
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上意於是上益怪普言踰分

而樞密使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上怒欲遣使就劾宰相王旦請先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於京城南置院推鞠入內押班周懷政監之獄具集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天文罪應死而官當議乃下百官尚書右丞趙安仁等議處死詔除名配賀州遣使繫送流所上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既慙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朕以先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微劾俾貸極典聞普在流所思

幼子輒泣下流人有例攜家否王旦等曰律無禁止之  
文詔許挈族以行才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  
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守護之

熊克九朝通略  
普移杭州安置

個儻有膽略凡預計伐聞敵所在即馳赴兩平蜀盜大  
小數十百戰摧鋒與賊角衆服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  
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鷙與諸將少合然  
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嘗令善工製金帶時普帶御器械  
方侍立輒進曰願以賜臣太宗即予之及普以罪廢每



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歲以為常

壬子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知秦州曹瑋為秦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郎中李及為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瑋數上章求解州事上問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及可任上即命之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操行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秘書監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州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擗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

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  
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  
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曰鄉者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  
恐不勝其任今及材器如此信乎公知人之明也旦笑  
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市  
中固當斬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在  
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羌戎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  
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

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

而已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此事據司馬光記聞然光謂瑋在秦州七年及以樞

密直學士代之則誤及代瑋知州事耳瑋總兵馬如故且瑋去年九月自渭徙秦其在秦方一周歲實未久也及為密學乃天禧四年正月今但為太常少卿瑋雖總兵馬而及知州事禁軍白晝盜民物守臣固可斬不必為主將也光又云及為主將恐亦誤蓋誤以及即代瑋總兵馬者故云爾今略刪改使不相抵牾更須考之及在秦州不知凡幾年當考

癸丑詔以果州水災放今年秋稅十之三 濟州言任

城縣梁山泊生藕根蒲穗民掘搗為麵頗濟乏餒

乙卯詔改來年元曰天禧

癸亥召近臣觀書龍圖閣秘書監楊億知雜御史呂夷  
簡預焉上作詩五章分賜宰輔宗室兩制諸帥待制等  
命儒臣即席皆賦

丙寅契丹遣使右千牛衛上將軍耶律延寧副使崇祿  
卿張岐來賀承天節

丁卯吏部銓言前興化縣令胡辟陞見之際衷表以獻  
請付御史臺劾其罪詔自今選人凡有表疏文章許銓

司收受為進 詔宜融環鎮寧懷遠等州軍壯丁從討  
撫水蠻者委曹克明徧加撫諭有顯効者賞之 禁廣

南西路白蠟

王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  
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  
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僊之事常用道家  
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戊辰欽  
若言度墳在鄭州祠宇毀壞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

錄度孫垣為鄭州助教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作文著其事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

明年六月癸酉欽若始上表請以新祠編

入祠典今并書王皞百一編云楊文公億才俊明辨時共推服王欽若好為詭誕常自言生于黃鶴樓又自謂

裴度後身文公特辨折之曰非也若云臯夔稷禹之後身吾不敢證若以為裴度後身吾謂必不然夫釋氏以

為人之轉化如寤寐如反掌耳裴度相唐時浙西奏有聖水出人飲之愈疾遠近奔走求飲者無筭即批其狀

委觀察使填塞禁止其妖遂絕今冀公興造祥源觀特為倡導此前後身之相背足驗其矯耳搢紳傳快以為

談助焉此可剛附

詔知秦州曹瑋於內殿承旨已上至諸司

使內舉兩人堪充鎮戎軍知軍者密以名聞

十二月壬申承天節羣臣上壽賜會用蔬食有司備仗  
衛道門威儀鈞容樂導聖製玉清昭應宮頌赴宮 詔

臣僚經南郊承天節奏蔭骨肉止一次陳乞無得重疊

會要此月  
事今附見

甲戌詔利州民田為水壞者免今年秋稅十之三

丙子詔川峽代還軍馬遇江水泛漲閣道阻隔之處口

糧芻粟勿停給

辛巳召輔臣至崇德殿觀新製真聖寶冊袞服仙衣等  
又至崇政殿觀玉皇法從道具物 刑部員外郎王文  
震自棣州召還命知梓州或言其資望輕者上曰東川  
大藩當擇任宿德遂改命文震提點福建路刑獄

玉清昭應宮舊儀設上板位於丹墀亞獻三獻板位於  
龍墀上以方上玉皇聖號板位乃居寶冊前未盡嚴恭  
之意壬午詔徙丹墀板位於龍墀龍墀板位於沙墀俟  
奉寶冊訖薦獻即如舊



甲申詔三京諸路災傷昨因蠲減秋賦猶慮民力不逮  
令所在長吏再加體量以聞 上謂王欽若曰司天言  
星象災異屬秦隴之分可諭曹瑋西鄙蕃部聞已畏服  
餘未順者當漸招誘之無得輕議興兵

辛卯詔河北京東民以車糴糶種糧者緣河津渡勿收  
其糞俟稔歲奏以待報 甘州輝和爾罕王伊嚕格勒圭  
呼遣使來貢言其父伊嚕格勒卒於是年三月九日宰相  
諸部落奉伊嚕格勒圭呼主國事又言蘇守信死其子羅莽領

西涼府事回紇遣兵攻破其族帳百餘斬級三百奪其

馬牛羊甚衆

實錄云巴烏公主宰相遜守貴並遣使來貢今削去但書伊嚕格勒圭呼據前年敦

敏歸稱巴烏公主已死不知今所謂巴烏公主者復何人也當攷

甲午令諸州以來年二月設酺會用景靈宮成德音也

乙未契丹遣使右林牙刑部尚書蕭延寧副使衛尉卿

李可舉來賀明年正旦

丙申權三司使馬元方等詣崇政殿上新作天書金輅

上服鞞袍命輔臣臨觀焉

丁酉有司奉玉皇寶冊袞服聖祖寶冊仙衣二聖絳紗袍至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寶冊副使迎拜庭中道門威儀禁衛援護安于崇德殿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袞服二聖絳紗袍于文德殿上致齋于崇德殿己亥上酌獻訖奉天書及玉皇寶冊袞服赴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袞衣赴景靈宮上遂宿齋于玉清昭應宮

--	--	--	--	--	--	--	--	--